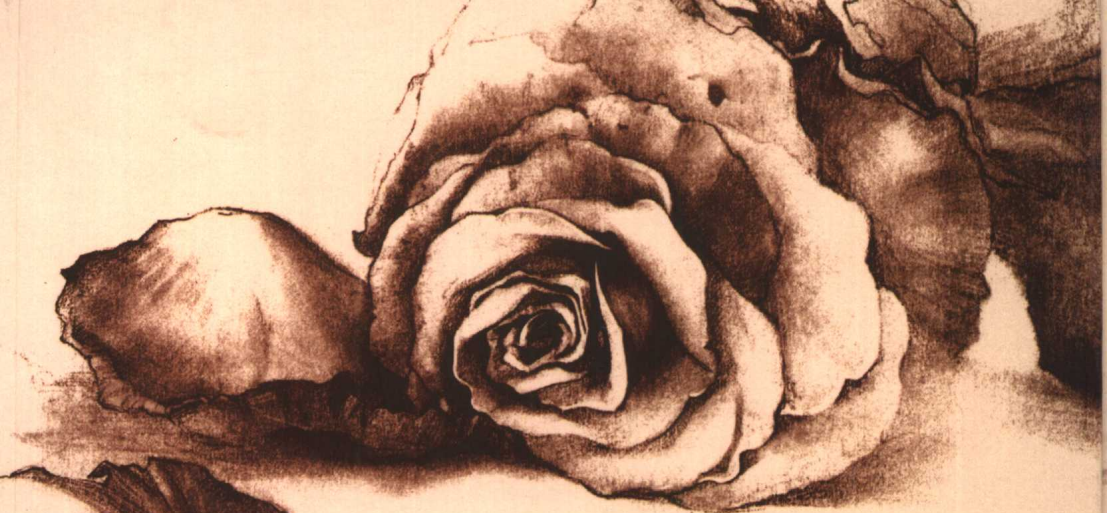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这辈子 最爱你

这一生，最爱的是你。
一直没有澄清的机会。
希望他日江湖重逢，
但愿我已再世为人……

邱琼●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這世已成千

这一生，最爱的是你。
一直没有澄清的机会。
希望他日江湖重逢，
但愿我已再世为人……

邱琼◎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一世木已成舟/邱琼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80195-227-8

I. 这... II. 邱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138713号

这一世木已成舟

作 者 邱 琼 著
责任编辑 李 勇
责任校对 黄 盛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
邮政编码 100037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2/3/5/6
邮购热线 (010)68992190
电子信箱 jiuzhoupress@vip.sina.com
印 刷 河北保定彩虹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开
印 张 9
字 数 215千字
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95-227-8/I·213
定 价 20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自序

春天花会开

在冬天的眼角眉梢，想像烟花三月。

已经11月末，我生活的城市开始冷了，清晨和傍晚有着凛冽的风，正午时分，才会有一场阳光出来解救。坐在阳台上，看看书，发发呆，不远处有老人们闲话家常，猫咪追着绒线球，波斯菊开得正好。

我感到疲乏。在冬日阳光的吹薰下几欲睡去。

恍惚间好像路过了家乡小镇那条河边的一排排树，红瓦白墙的房子，屋檐的燕子窝。还有什么呢，那漫山遍野的芦花，容我躺在里面，做一个明亮的梦。

如果你看过我的小说，那么你会知道，这个小镇，叫做千江镇，属于苏漓江。《这一世木已成舟》里，梦起，和梦灭的精神原乡。多年前，他自那里走出，多年后，爱他的女子，来到此地，看看他成长的地方。

这个小说写于一年前，我22岁，走路的时候喜欢靠墙根，穿衣服一水儿黑白色，自说自话，在寂静的夜晚发一条短信，看到清清脆脆的春天树叶，就觉得美好。每天写作两小时，用文字来见证，这些闪亮的日子。

你是茂密的梧桐，我是花一朵，我们并肩看过，这世界的灿烂星河，这是年少时写在作文本上的句子，多年后读起来，依然暖和。

是的，我们要一同看透世间风景，再笑看细水长流。



我希望来年春天的时候，可以去旅行。上海、平遥、重庆……沿着《这一世木已成舟》里，琥珀的行程，一路行来。这是和一个人约定很久的。背双肩包，一起坐长途火车，相依而眠。还要去我幼年生长的乡村，看大片的田野，午后翻卷的金黄麦浪，柳树和池塘，在某个结满窗花的冬晨惊喜地发现堆在门前清冽的厚雪。

如此美丽荒凉。我的孩子。我的姑娘。

即使身边游人如织，我们相视一笑，抱一抱，然后，继续游荡。

我又想念上海了。在离开它的半年后，我写了这个小说，将我心里的感受，通过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。背景是小镇和上海，当然是它们，也只能是它们。

春天的上海总会令人有一种陈旧的错觉。仿佛这个春天其实是去年的春天。尤其是黄昏的时候，天由明而暗，而昏，而黑，飞快。之后的黑夜，让人沉寂和苟且。很喜欢在这个时间段里慢慢地走，街上行人匆匆，我是悠闲的那个。走着，看着，看云，看花朵，看树。街道两旁有葡萄架，开出淡紫色的一串串的花。当然知道仲夏来临的时候，它们会变成我爱吃的葡萄。可我是急性子呀，等不及啊，于是这些花儿，都被我摘下吃光了。

如果能在空无一人树荫浓郁的街道拍照，走过苍茫暮色，俯看清晨时桥下的流水，干净的阳光清亮亮地洒在水面上。如果可以这样。

风来了，所有的生命欣欣向荣。我因此期待，期待漫长岁月后我们依然山花般纯白怒放的笑脸，一如少年从前。

邱琼

2004年11月

蘇

苏漓江说，
如果有一天，
我未得善终，
帮我把这些年的经历写下来吧。
宁琥珀答，
好。
浮生若梦，
冷暖自知。
最终不过几个字……

—— 这一世木已成舟

1

“你知道吗，我来这里，是为了躲避一场追杀。”

苏漓江说这话时，距离宁琥珀辞职那天整整三个星期。

21天前，当宁琥珀拖着行李，站在公司门前的广场回望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姚明为联通公司做形象代言的巨幅广告牌，上面一行醒目的字：一切即将改变。她看着，蓦然惊心无比。不过只是六个字，却如同谶语，铺天盖地而来。

一切即将改变。

当天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：晴转多云，午后有小雨，降水概率80%，南风二级，下午起转北风二到三级。宁琥珀辞去了沪上某著名外资企业市场部总监的职位，带上全部的积蓄开始四处旅行。

上海虹桥机场。候机时，宁琥珀在机场商店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和两节电池，坐下来搜索了所有广播频道。杂音和啸叫之间，肖邦波兰舞曲跳出来，换一个台，是无稽的相声，再换，是一档介绍肝病神药的节目，再一个台，有人带着浓重的方言腔调哭诉婚外情。唯独没有辛夷的。其实她知道此时并非辛夷的节目时段，可不知为何，她就是想听她说话，说她喜欢的音乐，新喝到的一种口味特别的饮料，某家咖啡剧场上演的法国戏剧，甚至是，她即将到来的婚期。

头顶有巨大的声音呼啸，广播召唤着乘客登机，去往目的地。宁琥珀站起身，把收音机丢进不可燃垃圾桶，向登记口走去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航班号为FM171/2的中国民航客机752准时到达太原。宁琥珀没有作任何停留，直接换乘巴士去平遥古城。车窗外，风景流动着，时常目及荒凉，有些冷冽。调子是灰色的，看得久了，微微会觉得累，却并不惹人厌。她自然想不到会在这次旅途中相遇一个叫做苏漓江的男人。

……说起来，相识于山清水秀间，注定会是个浪漫的开端。然而事实也许全然不是这样子的。

到达平遥将近黄昏，宁琥珀背着不多的行李悠闲地四处走动，随意得几乎不像是在旅游，而是这里的人，在此生活过良久，并将继续生活下去。除了她的游客身份的装束外。

想要来平遥，缘自宁琥珀在杂志上翻到过相关的图片和匹配的字，有一帧黑白的照片，特写，漆黑的瞳仁，很漂亮。加上她又看到作家洁尘的一句让人很是心动的话：“艳色的及至，迸发于那些古朴、神秘、俊美得无可挑剔的女人的面孔，这面孔上嵌着一对深潭似的眼睛，只有亲眼见过这种眼眸，才能明白一个词，天荒地老。”这才彻底动了心念，将古城作为长途旅行的第一站。

买了地图，边走边看。宁琥珀有这么个习惯，每到一处，就会买当地的地图。不见得为着识路，更多的是留作纪念。

到底是旅游，她更乐意四处走走。路过街道、树木、人群和微弱灯火。



走在石板路上，没有上海的车水马龙，耳畔全然纯净。琥珀的心情因而放松起来，这种感觉有如回家般亲切。整个古城，满眼是高高的院落、精巧的飞檐，没落的深宅大院，残破的黑漆铜环大门，门前的小石狮，以及黑底金字的大匾。灰色的天空、城墙、院落、街道、还有砖窑，像极了真实的古代世界，仿佛时刻会有古老的故事袭来，很厚重苍凉。

琥珀很享受这种行走的过程，票号、镖局、民居一间间地逛过去，心情愉悦。走得累了，就在屋檐下站一会儿，什么都不做，静静地站着，就觉得足够地好了。

有些饿了，就近在一家饭馆吃午饭。平遥的牛肉很出名，味道的确不错。店主是个中年男人，坐在一旁和店里三三两两的游客闲话。他说：“我们落后，不过正因为落后，才保留了这么多原始的风貌”。没有遗憾没有责备，言谈间非常纯粹和平静。经他指点，琥珀住进了一间由私宅改建的旅馆里。

旅馆就位于这条最具风味的明清街上，叫“协隆顺”。她选了主屋最大的一间，为了一张床。它看起来极为古朴，她只在古装电视剧里看过，让人联想到吹熄红烛后的春宵。

对已经习惯了西式家具的现代人来说，这样的床无疑太硬了些。椅子也是，晚饭后坐在上面看小说，很快就腰酸背疼了。可琥珀还是贪恋这古意。包括门口的大影壁和窗前的红灯笼。因此并不觉得受罪。

宁琥珀是次日在王家大院闲逛的时候认识苏漓江的。进了大院，“侯门深如海”的感觉油然而生，一进进的庭院一重重的门，据说有一千多间，比故宫还要多。登上最高

处，看到外边住在窑洞里的百姓，想他们的祖先曾经如何仰望这所宅院，她百感交集。

在某间庭院的绣楼，琥珀站了很久，意兴阑珊决定下楼的那一刹，看到了苏漓江。当时这个男人正阔步登上楼来，她下楼，他上楼，一抬眼，从此终生相遇。

那一刻，琥珀无比震动，他的外形像是她这么多年来梦。这样的男子，眉目清静，散散的胡渣，有着深深的酒窝，如此纯粹温厚。或许不羁却不狂野，阳光下他的眼睛烁亮如金。她蓦然明白了《大明宫词》里的太平公主初遇薛绍的感觉。那年元宵夜，花市灯如昼，人潮万千中，面具下温文的男子，生生地闯入视线，只这一眼，只那一笑，便有了后来的酷烈纠缠。

然而彼时他们并没有交谈，只是相对笑笑，错开身。他上楼，她下楼。

随后的行程中，琥珀又去了好几个地方，都是她向往已久而苦于没时间游历的胜地。在某座著名的山上，正好赶上一部武侠片的拍摄。山间清亮的雨后，20岁出头的姑娘古装出场，轻轻推开寺院古老的大门，探身叫道：“青哥，青哥，我是兰妹。”清脆的嗓音在空旷的山中回荡。这一幕叫琥珀念念难忘。很久后，还记得这声呼唤，青哥，青哥，我是兰妹。

宁琥珀的最后一站是青海湖。沿路上她仍会想起在平遥看到的那个男人，那么出众的容颜，并不年轻，风霜满面，却是叫人过目难忘的。她想着，微微有些怅然，也许当时应该不那么矜持，和他说笑一二？可终于没有，于是就这么着，成了回忆里的遗憾，只能想想而已。

乘上到青海湖的车，一路上和司机扯些东西南北，打

发着时光。偶尔朝窗外望去，看到浮云后的太阳轻抚着黄色的草地，弥漫着蒸腾的水汽，笼罩着悠闲吃草的牛群羊群，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彩。往北看，祁连山脉雪色皑皑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晶莹剔透，衬着高旷、深蓝的背景，令人的呼吸也顺畅了起来。

过日月山时，海拔有3000多米了，琥珀微微有点高原反应。日月山古称“赤岭”，相传当年文成公主赴藏和亲，途经赤岭，曾于此登高遥望家乡，忍泪抛下皇后亲赠的日月宝镜，以断绝思乡之情。

不忍辜负美景，尽管头还在闷闷地痛着，她还是勉强爬上日月山的一个亭子，极目而望，山川田野间的恬淡景色极美，远处起伏的绿色山峦，并不像是西北的山，倒像南方的丘陵。山下是大片的田地，种着小麦和油菜。

远远望向青海湖，满目都是深蓝色的湖水，好似高出地平线几尺，将溢了出来。渐行中，湖水的颜色因光线和角度的不同而变幻着：浅黄、淡蓝、深蓝，直至和天空融为整体。下车后，发现与别的风景名胜不同的是，这里居然没有几个游客，更显得安静澄明。

琥珀身着白衬衫，工装裤，有着妩媚的英气，相貌并不十分耀眼，但看上去很舒服。站在风里久了，披肩长发被吹得有些凌乱，她索性摸出一支红色铅笔盘起它，将两手插在裤兜里，闲闲地站在湖边观赏着浩渺无边的水面。

一枚橙色的夕阳斜斜地挂在西边水与天的密合线上，照得一湖碧水仿佛一幅巨大的绸缎，在脉脉的斜晖中漾出一片片深深浅浅的绿色。寂寂的青海湖微卷细浪，偶尔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偏着身子急速地掠过湖面，发出短促的叫声。



站得有些累，索性坐下来，摊开一本书阅读。这本书名叫《夏洛的网》，是个可爱的童话。从第一次读它到现在有十多年了，她对它有种近乎偏执的着迷，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推荐给每个认识的人，并紧张地等待对方的反应。如果他们说好，琥珀就会很高兴，大大增加对此人的好感，若只收到感觉平平的评价，她就会掉头而去。尽管早已成年，在某些方面，她依然保存着少年人赤诚的心性。

童话讲述了一个清新可喜的故事，朴素，明晰，隽永。一头名叫威伯的小猪在猪圈地快乐地成长，某一天明白了自己必将成为圣诞节火腿的处境，感到痛苦而惊恐。它当然不想死，哭得像个泪人儿。

万念俱灰之际，从猪圈的黑暗中传来了一个清朗的声音：“你不会死的。”

琥珀记不得这是第多少次看《夏洛的网》了，她熟知里面的每个细节，可每当她看到此处时，还是感动莫名。

这声音属于一只叫作夏洛的蜘蛛。夏洛答应威伯，她会想办法拯救他的生命。她说了一句每个读者都应该记住的话：“我会做你的朋友，你醒过来，睁开眼睛，就会看见我。”

仆人来到猪圈，倒完猪食后，抬头一看，猪食槽上方有个大大的蜘蛛网，网上明确无误地结着两个大字：“好猪”(somepig)。

消息顿时传遍了乡里，威伯成了一头名猪。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，主人一家乐开了花。接着，在贪吃的老鼠谈波顿很不情愿的帮助下，夏洛用她的网上艺术对威伯的名声层层加码，连续推出“光焕”(radiant)、“杰出”(terrific)等光辉字眼。最后，威伯参加了当地的农业博览会，在危

急关头，已经衰老的夏洛使尽全身的力气，用即兴发挥的“谦虚”把临阵怯场的威伯推上了金奖的宝座和名声的顶点，从而彻底地化解了威伯的性命问题。

琥珀再一次看完了它。想到曾和自己一同阅读它的陈燃，伤感得无以复加。佛说，历尽万水千山，犹如清风拂面。可凡俗的人永远都做不了佛陀，对着蔚蓝的湖水和金黄的油菜花，喝着青稞酒，她哭了。她曾计划到达青海湖后，会打手机给陈燃，然后哭泣。然后回上海，继续活着。

结果她只是一个人静静哭泣。

去时雪满天山路……山回路转不见君。

来青海湖游览的人不多，尤其是这暮色四降的时候，游客纷纷散了，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琥珀的举止。她哭了很久。直到有个人走到她身边，静静地递过一方手帕。白色大格子，干净柔软。

她回头，是他，在平遥时遇见的男人。她真的没想到还会碰到他。这简直是奇遇般的感觉。两个人走了那么多不同的旅程，竟然再度相逢。

他温和地朝她笑，眼睛很亮。他说：“是你。”

琥珀也笑了：“是你。”接过他的手帕……

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。那是你的眼神，明亮又美丽，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

他在琥珀身边坐下来：“到了我这个年纪，生离死别，都可以不那么计较了。”

“青海湖是我最向往的地方，来了，不虚此行。”琥珀扯了一棵小草，随意编着，心里变得无限欣喜。初见心惊，再见依然。眼前人如此熟悉，似乎相逢足有三世。

他望着她用铅笔盘起的头发，低声道：“我以前的她……走路时喜欢拿一支铅笔。”

“你和她分开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这时他看到了她手中的书，“呀”了一声，又惊又喜地说：“你怎么也有它？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了。”

琥珀也吃惊道：“啊，你也喜欢它？”听到他这么一说，她立刻崩溃了，简直可以用眼前一黑来形容。

“是啊。一本关于拯救和爱的书。初中时代，我在班主任家里看到它，借了回来，看得既伤心又感动，没舍得再还回去。对作者怀特更是热烈崇拜。”他兴奋连连说：“啊，相见恨晚，相见恨晚。”

他们越聊越投机，彼此交换了姓名。是他先说的：“苏漓江。”

“我叫琥珀。宁琥珀。”

天色将晚，寒意袭来，两个人站起身，进了蒙古包。美味的烤鱼和清香的奶茶让所有游客大快朵颐，席间相谈甚欢。更让大家喜出望外的是，这蒙古包中居然有一套家庭影院。在湖边星夜，一群逃离都市的人，之前互不认识，此刻却轻易地熟悉起来，大家豪兴大发，痛饮美酒，击节而歌，颇有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之潇洒意气。

几个小时后，游客们渐渐安静下来，各自回住处休息了。琥珀正待离开，身旁的苏漓江提议道：“随我出去看看

星星，可好？”

琥珀依言随他走出去。在气温低到6度左右的青海湖边，夜浓郁的深影里有着沉睡的湖泊。天地寂静，只余呼吸和风声。两人披着大衣、裹着被子，坐在帐外，仰望星汉。

海子说，天空一无所有，为何给我安慰。在所有的词语中，琥珀最喜欢“天空”这两个字。天，空。她想起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，夏夜躺在户外的竹床上乘凉，满天繁星眨呀眨，大人们轻声闲话家常，蒲扇轻轻摇，丝瓜藤下时常有萤火虫飞来飞去。恍惚中，睡意会越来越浓，分不清天空的星星和身边闪烁的萤火虫，不知不觉进入梦乡。夜渐深了，被外婆抱回屋内，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身在柔白蚊帐里，这时听到窗外人们的轻言细语，会觉得空旷，像是梦境。

“偶然夜里失眠，去露台吸烟，看星星。想起那张可爱的脸庞。想起她数星星时的眼神，那样温暖而清澈的眼神。那一刻她不是刁蛮的小丫头，更像个乖巧的小孩。”静默良久，苏漓江燃了一根烟，开始安静地诉说，他的神情清淡自然，语气平缓，似乎并不在意琥珀有没有听。也许他只是想说话。

呵，他竟会与初识的女子说起如此私隐的过往。这样的男人，在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中，该是硬朗锐利甚至是强悍的吧，生意场上的男人——他该是商人吧，都善于隐藏，懂得分寸，决计不会感性如斯，可眼下是在度假，身边是对他不会有任何利益侵犯的陌生女子，况且这里的夜，如此温和安详，叫人软弱，忍不住会想起辽阔的寂寞和遥远往事。

“我和她，16年。你知道这是多久的年份？咱们可以把

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两次，杨过和小龙女也该重逢了。”他的讲述如此娓娓，并没有滔滔不绝，时而出现短暂的沉默，仿佛陷入某种追忆，之后断断续续地继续，时而又会停顿。像是一场节奏缓慢迂回的影片，靠细节和画面感见长。琥珀逐渐被他的言说方式吸引了。她听着，带着理解的心态。谁没个伤感的时候呢。

“我的后脑曾被人击伤过，早就不记得当时的疼痛了，但从此后脑就有了几块疤痕，我自己看不到，因被头发覆盖，旁人也看不到。可它毕竟是存在着的。于是我知道，她，我是不可能忘记了。”

旷野里咆哮的风呼啸，夜色迷茫，苏漓江的故事说到这里戛然而止。琥珀很认真地听着他温和沉静的讲述，见他突然陷入沉默，良久不再出声，忍不住轻轻地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……”苏漓江站起身，“后来，我离开她了。我不得不离开她。”他望向她的眼睛里有深切的疼痛，颇令人荡气回肠。

琥珀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苏漓江的话头忽地一转，问：“你这次出来旅游为了什么，琥珀？”

“疗伤。想散心，为了忘记他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，我来这里，是为了躲避一场追杀。”

2

苏漓江在“日月星”的咖啡厅里唱歌，从夜里10点到凌

晨两点。日月星咖啡厅是城里首家酒吧，经营酒水生意，有啤酒、劣质咖啡以及小点心，晚上会有像漓江这样模样周正、嗓音不错的歌手出来唱歌，客人们也可以自己上去唱。

厅内布置得绚烂耀眼，配着鲜艳的油画。纸张和色彩都不高档，但看上去喜气洋洋。当年物价便宜，一个晚上包场，也不过30块钱。除却电费等等，还能略有盈余。常常有客人喝得微醉，跑上台去合唱一首歌，一人一句，抢过话筒，声嘶力竭地吼。

散场后，漓江拎两瓶啤酒独自回家。他唱歌的样子颇似王杰，连发型都类似，又落拓又漂亮的浪子形象，不羁帅气，有种邪邪的英俊。有男人看上他，在深夜的街，跟在他后面，慢慢靠近，低声问，要不要一起走？

他站住，微微笑，说，谢谢，不了。在酒吧，取悦听众是必须，下场后的他从来没有想过热切地去接近谁。行事做人很是简单，合意者言谈甚欢，反之连敷衍都懒得，被找上门来，也是一贯客气礼貌的，拒人千里的散淡。

当时是1989年的冬天。苏漓江穿黑色的夹克，很不怕冷似的，没有拉拉链，里面是薄的毛背心，白衬衣。他还年轻，才20岁，即使是这样清贫的装束，仍有着逼人的青春。

白天的时候，歌手苏漓江在咖啡厅里当酒保，负责做咖啡。他没念多少书，初中毕业就出来做事，找不到正式工作，只能给别人打打临工。

漓江并不清楚那个身着黑衣的男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来咖啡厅的。那天，他一曲终了，随意朝台下一扫，看到一个男人，站在角落里朝他招手。厅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看